

■本报记者 李婷

今年是张元济诞辰 150 周年。这位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出版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毕生与书有着不解之缘。他缘何这么爱书，其藏书的最初动因是什么？日前揭幕的“菊香书林——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精品展”上，一幅《涉园图咏手卷》泄露了“天机”。作为上海图书馆精心筹备的年度大展，本次展览集中呈现了张元济译书、印书、藏书、著书以及社会交往五个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亮相的 107 件珍贵文献大多为首次公开展出。

生于藏书世家,立志恢复祖先藏书

描绘海盐张氏藏书之处涉园的《涉园图咏手卷》，被摆放在在展厅的显眼位置。根据该手卷后面所附的张元济亲笔题跋，他生于海盐藏书世家，其十世祖张奇龄将海盐南门外居“大白居”设为书斋。九世祖张惟亦拓建“大白居”，将其改名“涉园”，开始藏书。此后，张家一直对涉园进行扩建，而藏书也日益丰厚，到清嘉庆年间，涉园声名远播，成为江浙一带藏书、刻书、读书及游览的胜地。太平天国期间，涉园被毁，所藏图书也散佚罄尽。张元济立志恢复祖先藏书，多方收集，其中尤以原涉园藏书、刻书及乡邦文献为重点。

据史料记载，为了得到心仪的古籍，张元济不惜花费重金。比如，从

“菊香书林——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精品展”揭幕,107件珍贵文献多为首次公开展出

他的捐赠奠定上图历史文献馆藏特色基础



张柯辑、张元济续辑《涉园图咏手卷》（局部）。

（上海图书馆供图）

本次展出的元刻本《纂图互注南华真经》上的题跋可知，张元济为了得到此书花了 180 圆，而此前为了购得宋刻元修本《纂图互注荀子》，更是花了 340 圆。对此，张元济的态度是“先人手泽，得以来归，虽糜重金，亦所不惜”。“这便是张元济与书结缘的最初动力，但如果只局限于藏书，他仅仅是一位固守传统的藏书家，但张元济的步伐并不止于此。”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高洪兴告诉记者，二十世纪初，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在中国刚刚出现，与时俱进的张元济便敏锐地感受到新式图书馆取代旧式藏书楼的必然性。本次展览上，一封 1911 年 3 月 3 日张元济写给盛宣怀的信函透露了相关信息：当时盛宣怀正在筹办愚斋图书馆（亦名上海图书馆），信中，张元济对图书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询问“图书之府何日观成”，并提出“能否邀求特允先往参观”。

与时俱进,将毕生所藏向公众开放

事实上，早在 1904 年，张元济便

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创立了图书室，1909 年定名为涵芬楼，起初是为满足商务印书馆同仁编辑图书时参考所需，到了 1926 年将其改组为向公众开放的东方图书馆，开馆之日，便被时人誉为“上海文化上的伟举”。

而私人所藏的涉园藏书，张元济也在考虑发挥更大社会效益，向有需求的公众开放。1939 年 4 月，张元济、叶

景葵、陈陶遗合众人之力发起筹建合众图书馆。该图书馆成立伊始，张元济即将所藏涉园图书寄放馆中供公众阅读之需，后又改为永远捐赠。根据本次亮相的 1946 年合众图书馆编印的《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所载，张元济当时捐赠了原涉园藏书和刻书达 104 种，海盐先哲遗书 355 部，旧嘉兴府先哲遗书 476 部，另有石墨图卷各 1 件。

“这批珍贵的藏书经合众图书馆到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收藏，1958 年后成为上海图书馆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今日我馆历史文献的馆藏特色基础。”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告诉记者，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丰富的张元济文献，除了这批旧藏外，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及其后人的捐赠。比如，张元济的多部手稿在上海图书馆珍藏至今，如 1912 年至 1926 年的

《张元济日记》《涵芬楼烬余书录》修改稿本，1938 年至 1941 年间张元济为整理出版脉望馆钞校元明杂剧的通信《校订孤本元明杂剧往来信札》等。在整理馆藏盛宣怀档案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也发现了张元济致盛宣怀的 40 封书信和 4 篇文章。其中，《南洋公学译书院已亥年总报告册》中所述张元济任职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职务是“总校兼代办院事”，厘清了以往人们所说的“院长”、“主事”之误，对研究张元济生平具有重要价值。最近，该馆更是整理发掘出上千封张元济与他人的往来信札原件。此外，张元济还陆续捐赠了参加社会政务活动的文献，比如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档案等。“从这些馆藏文献中，我们精选了 107 件展品向这位保护和传承中国文化的先贤致敬。”陈超透露，展览期间，该馆还将推出《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目录》《涵芬楼烬余书录》《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等一系列专题图书，并举办学术研讨会和讲座。

水巷石桥间,感受戏剧古老又年轻的心跳

——回顾11天百场演出的第五届乌镇戏剧节

■本报记者 童薇菁

11 天、13 个国家和地区、24 部特邀剧目的 100 场演出、18 组青年竞演、1200 场次古镇嘉年华的街头演出和 24 场戏剧活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乌镇戏剧节，为戏剧爱好者打造了一场饕餮盛宴，也留下无数值得回味的话题。

著名电影史学家、理论家汤姆·甘宁和加州艺术学院新表演中心推出的剧作《黑夜黑帮黑车——影像的复仇》就在乌镇进行全球首演，18 场次每场 50 人的观剧名额被瞬间抢空。风格强烈的开幕大戏《叶普盖尼·奥涅金》，让剧评家们兴奋得夜不能寐。戏剧文化融入了乌镇每一个角落，古老的、现代的，在水道石桥间交织，传统的、超前的在街头巷尾相逢，处处可以感受戏剧古老又年轻的心跳。

而本届戏剧节上的中国作品，也堪称史上最多。知名导演田沁鑫创作的《狂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青年导演庄一创作的《风尘三侠》、中央戏剧学院王婷婷编导的《裁·缝》等均获得了高度关注，在乌镇雕梁画栋的老戏院里，在墙头水湾的江南秀丽间，讲述了动人心魄的中国故事。

面对经典：创作者的童年,面包的味道和所处的时代

本届乌镇戏剧节最引人瞩目的一部作品，莫过于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的《叶普盖尼·奥涅金》，俄国诗人普希金留在 19 世纪的同名诗体小说，在现代剧场掀起一波波情感高潮。而导演里马斯·图米纳斯的改编令人惊艳，三个多小时里，充满诗意的舞台表达一气呵成。

“戏剧最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是创作者的童年；第二是面包的味道；第三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戏剧拥有天籁之音的效果。”里马斯·图米纳斯在谈到他对于戏剧的理解时如是说。在《叶普盖尼·奥涅金》中，他向观剧者充分展现了传统因子、时代印记和当代审美是如何作用于一部舞台作品中的。

普希金在《叶普盖尼·奥涅金》里塑造了一段苦恋和一个社会“多余人”的形象。贵族青年奥涅金厌倦上流社会的一切，来到俄罗斯乡村。乡村姑娘塔季扬娜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却遭到了拒绝。等到奥涅金在四处游荡之后回到莫斯科，却发现塔季扬娜已经嫁给了一个贵族。奥涅金此时对她展开热烈追求，忏悔曾经的过错，然而这一次，塔季扬娜却拒绝了他……奥涅金的形象，不由得令人想起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列夫·托尔斯泰的《魔鬼》中的伊尔捷涅夫，人物在精神上的苦闷具有典型意义，爱情的美好也无法唤醒他们的彷徨和忧郁。不过，在塔季扬娜身上却承载了普希金的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其称作“俄国妇女的圣像”，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展现了极为女性的一面，里马斯·图米纳斯寄予了对女性的高度赞美，塔季扬娜成为整部作品中绝对的主角。

唯美风格的《叶普盖尼·奥涅金》留下了很多堪称经典的场景。陷入恋



▲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寄予了对女性的高度赞美。当舞台上的女演员被抱上秋千升至半空的一刻，衣袂飘飘，宛如女神，这定格成为令人屏息的美与震撼。（瓦赫坦戈夫剧院供图）



►德国邵宾纳剧院的《影子（欧律狄克说）》是一场影像与戏剧相结合的舞台作品。（乌镇戏剧节组委会供图）

情的塔季扬娜拖着睡床，向奶奶倾吐着自己对奥涅金的爱慕，她满场跑着、跳着，捶着柔软的枕头，仿佛无法安放自己跳动的灵魂，属于青春的爱情令人震撼。当嫁作人妇的塔季扬娜拒绝了奥涅金的求爱，她从容夺下他手中的权杖，拖着椅子高傲而坚定地离开。最后一幕，在纷纷扬扬的洁白雪花中，塔季扬娜穿着少女时的裙装，拥抱着在梦中出现、象征着少年的爱情、冒险不安和命运无常的熊滑向舞台中央，所有人都被这美丽的女性深深吸引。在行云流水的音乐中，图米纳斯在当代舞台上实现了普希金的诗意。青年奥涅金和老年奥涅金的对话、黑衣的芭蕾舞老师、鬼魅出没的白兔精、灰度的镜面背景象征性地展示着人物内心细腻的变化，既充满矛盾和对抗，又有着俄罗斯的冷冽、浪漫和柔情。

在本届乌镇戏剧节上出现的一部《海鸥》展示出契诃夫讽刺喜剧的独特一面。由立陶宛 OKT 剧院呈现的《海鸥》，从一个志大才疏的年轻人特里波列夫创作了一本反常规的戏剧剧本讲起，站在了原著人物的“对立面”，并且对原著进行了一些隐蔽的删改。面对经典文本，该导演斯科尔苏诺夫和演员们极力寻找突破的可能。科尔苏诺夫认为，契诃夫戏剧作品里的生命并未在无常中流逝，而是带

着爱的全部力量和关乎生死的残酷向演员和观众完全敞开着，但这一核心往往被华丽的戏服、豪奢的舞台或是上扬的台词声腔掩盖。而这一次，演员们的表演是辛辣的、具有冒险性的。

探索影像：舞台的边界在哪里,诗的边界在哪里

今年乌镇戏剧节的一大亮点就是密集式地呈现了一批利用影像、结合影像的戏剧作品，这种创作手法在当前国际戏剧界中颇为流行，但与此同时，“保守”的戏剧创作者对于影像进驻剧场始终存有疑虑。互联网时代，戏剧应该是朴实的、传统的、手工的，还是应该面对转型，让技术不断介入舞台表达，这始终存在争论。

一些创作者通过作品给出了他们的回应。本届戏剧节大热的作品之一《黑夜黑帮黑车——影像的复仇》就是对表演空间、观众以及电影、剧场和感官关系的创新探索。制作人汤姆·甘宁是全球顶尖的电影史学家和理论学家之一，凡是学电影的无人不晓他的大名。甘宁与加州艺术学院的院长、导演系主任特拉维斯·普雷斯顿一起，创造了一个移动的、封闭的“黑匣子”，把观众放进去进行“实验”。

作品改编自法国连载文学和电影《千面人方托马斯》。整场演出过程中，观众区如同移动的摄像车一般在空间内移动，通过一个不断变化角度的光圈观赏表演。观众所目见的与摄影机的镜头并无二致，剧场中所呈现的视觉元素，有些是属于剧场的，有些是属于美术馆的，有些是属于电影的。“舞台的边界在哪里，诗的边界在哪里，有多少诗意的东西能够进入到舞台，我们非常好奇。”特拉维斯·普雷斯顿认为，应该在戏剧中纳入对科技的思考。“在创作方托马斯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想要脱离叙事本身，着重去发现处理信息的不同媒介，让观众在感官上得到这些信息的延展。”普雷斯顿说。

继《朱丽小姐》后，英国导演凯蒂·米歇尔再度与德国邵宾纳剧院合作，以高度影像化的方式，即时捕捉文本中的情感细节。戏剧《影子（欧律狄克说）》基于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同名小说改编，是以现代视角重新解构神话题材的一次创作。有剧评人称，如果不看台上演员的表演，光看大屏幕就是一部完整的欧洲文艺片。米歇尔认为，通过戏剧与影像的交汇，能够帮助观众更容易地拆开复杂的文本内幕，进入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

电影像豹子不断奔跑
小说像大象慢行思考

作家刘震云最新长篇《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大胆创新,20万字中前言部分占19.7万字;谈及电影和小说,他直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动物”

创作谈

文学比生活多出的东西

刘震云

单纯的热点新闻构不成小说，我的小说中有生活的影子，但它更多起细节作用——在生活中发生的这些事太幽默了，我把它搁进去是顺手牵羊，这些“羊”大家熟悉，可能会增加作品的真实感。但真实感并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还要看文学？一定是看到了文学比生活多的东西。

多了什么？首先是那些在生活中被忽略的东西，比如《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生活把她抛弃了，生活已经停止了，作者从泥洼里把她拉出来时，生活就重新开始了，就把她的心事从头至尾更更咽咽讲了一遍。当全世界的人都不听她说话时，她只有说给牛听，还有我在听，我是那第二头牛。第二层，李雪莲只会讲自己的心事，但这背后的生活哲学她未必能意识到，这些对生活再反思的认识，也是作者从生活重新开始的地方。鲁迅写阿Q、祥林嫂还有闰土，也是站在世界的高度来认识这些人。《红楼梦》跟乾隆口



中明珠家的事极大的区别是，曹雪芹通过一个小女子的眼泪来看世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重要的是，文学主要不是用来讲故事的，而是讲故事背后一层层联系。现实中需要判断一个事物的性质，但文学更多触及的是人性和人的灵魂。

■本报记者 许扬

继上部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时隔五年作家刘震云推出了现实主义题材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新书首印惊人的90万册，显出长江文艺出版社对作家市场号召力的强大信心。不过，刘震云本人更在意的是，这部作品“在小说结构形式上有创新”。

“对作家而言，上一部作品与下一部作品的巨大差异，是个幸福的元素。有别于此前创作，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才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对于写作我刚刚摸出一些新滋味。”刘震云坦言，新书的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以前小说里不那么重点呈现的，他期望的阅读效果是幽默背后品出另一重幽默。

感谢生活,生活舞台上的幽默从不止步

小说20万字，不算很长，前言部分就占19.7万字，写了农村姑娘牛小丽与几个素不相识的人、他们之间似乎八竿子打不着，但“因果”落在最后3000字的正文里，结构新奇。

“以前书中人物关系是可见的，这回主要是写人物关系的空白。”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着力写一人与身边人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一句顶一万句》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角色，《我不是潘金莲》由李雪莲牵出不少公职人员。但新作主角“吃瓜群众”，却并没有出场，他们只参与了故事的发展，更多是一种旁观者。这种安排恰与书名中的网络用语“吃瓜”呼应。

“每天睁开眼，有意思的细节在路

边拾皆是。生活的幽默从不止步，从这个意义上我想说，感谢生活。我不是幽默的制造者，只是幽默的搬运工。”刘震云半开玩笑耍嘴皮子道，用幽默来对付严峻时，严峻会变成一块铁；用幽默来对付严峻时，幽默是大海，严峻就变成了一块冰，掉到大海里融化了。

小说重视的是“肉下到油锅里的滋滋声和腾起的火苗”

有人评价，对不同受众来说，存在两个刘震云——一个是严肃文学作家，他曾获茅盾文学奖；一个是影视剧的名编剧，自1993年与导演冯小刚合作电视剧《一地鸡毛》起，《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同名改编电影广受关注。

当被问及小说搬上银幕的感受时，刘震云直言“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动物”：电影像豹子，不断奔跑；小说像大象，慢慢走还愣着头在想。电影重视的是结果，一盘菜端上桌，色香味俱全就可以了；小说重视的是厨房里剥葱拍蒜，肉下到油锅里的滋滋声和腾起的火苗。

相较影像的感性直观，小说文本更在意语言的锤炼。就拿新小说为例，第一章暴风骤雨，到了第二章，急转直下，一页就五个字：“一年过去了。”对刘震云来说，“这是节奏使然，也是继承传承的力量。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他的“小目标”正是如此——用幽默的方式谈深邃的哲学，用简约的方式说复杂的事物，用朴实的语言搭建奇妙的艺术结构。